



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 编

《文学评论》

六十年纪念文选

60

(第三卷)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SOCIAL SCIENCE ACADEMIC PRESS (CHINA)



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 编

《文学评论》

六十年纪念文选

60

(第三卷)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SOCIAL SCIENCES ACADEMIC PRESS(CHINA)



第一卷

文艺理论

- | | |
|-------------------|-----------|
| 文学艺术中的典型人物问题 | 蔡 仪 / 3 |
| 艺术创作有特殊规律 | 王朝闻 / 22 |
| 释《比兴篇》“拟容取心”说 | |
| ——关于意象：表象与概念的综合 | 王元化 / 37 |
| 形象思维再续谈 | 李泽厚 / 47 |
| 论系统科学方法论在文艺研究中的运用 | 林兴宅 / 65 |
| 说 丑 | |
| ——《美学新论》之一 | 蒋孔阳 / 78 |
| 文学与人类学本体论 | 陆贵山 / 89 |
| 文学艺术价值、精神的重建 | |
| ——新理性精神 | 钱中文 / 107 |
| 中国古代文论的范畴和体系 | 党圣元 / 125 |
| 从西方文论的独白到中西文论对话 | 孙绍振 / 141 |
| 审美现代性的四个层面 | 周 宪 / 153 |
| 文艺美学诞生在中国 | 杜书瀛 / 168 |
| 文学与图像的对立与共生 | 高建平 / 192 |
| 新时期文学审美特征论及其意义 | 童庆炳 / 207 |
| 从文学理论到理论 | |
| ——晚近文学理论变局的深层机理探究 | 姚文放 / 228 |

语图符号的实指和虚指

——文学与图像关系新论

赵宪章 / 243

强制阐释论

张江 / 264

论文学的思想倾向性

张炯 / 290

关于美学文艺学中“实践”的概念

王元骧 / 304

为什么麦克卢汉说中国是“听觉人”

——中国文化的听觉传统及其对叙事的影响

傅修延 / 321

比较文学

《赵氏孤儿》杂剧在启蒙时期的英国

范存忠 / 343

高尔基的文学史观点和方法

——《俄国文学史》中译本第二版后记

缪灵珠 / 376

略论巴尔扎克和托尔斯泰创作中的思想表现

卞之琳 / 405

通感

钱锺书 / 434

亚理斯多德的《诗学》

罗念生 / 440

艺术是克服困难

——读《红楼梦》管窥

杨绛 / 452

欧洲文学史研究工作中的一些问题

杨周翰 / 459

“无边的现实主义”还是无耻的“现实主义”？

——评加罗迪近著《无边的现实主义》

罗大冈 / 466

三十年代左翼文艺所受日本无产阶级文艺思潮的影响

刘柏青 / 482

帝国的铿锵：从吉卜林到闻一多

江弱水 / 493

第二卷

古代文学

陆游及其创作

程千帆 / 509

“文心雕龙”初探

刘绶松 / 526

论关汉卿的杂剧

郑振铎 / 557

辛弃疾词论纲	夏承焘 / 582
再谈《胡笳十八拍》	刘大杰 / 596
论陆机《文赋》中之所谓“意”	郭绍虞 / 610
《红楼梦》中关于“十二钗”的描写	俞平伯 / 618
叶燮及其《原诗》	敏 泽 / 660
论意境	袁行霈 / 676
建安七子论	徐公恃 / 691
论汉代和宋代的《诗经》研究及其在清代的继承和发展	胡念贻 / 707
试论北朝文学	曹道衡 / 732
《水浒全传》是怎样纂修的?	王利器 / 748
从“唐人七律第一”之争看文学观念的演变	周勋初 / 774
论萧纲的文学思想	王运熙 杨 明 / 782
《坎曼尔诗笺》辨伪	杨 镰 / 796
永明诗歌平议	跃 进 / 816
从白居易研究中的一个误点谈起	傅璇琮 / 832
论《诗经》比兴的联想方式及其与四言体式的关系	葛晓音 / 844
工具角色与回归自我	
——中国古代文学思想的当代价值认同问题	罗宗强 / 866
建设具有现代意义的中国文体学	吴承学 / 881

第三卷

现代文学

论巴金的小说	王 瑶 / 903
《雷雨》人物谈	钱谷融 / 945
鲁迅与五四文学运动的现实主义问题	陈 涌 / 962
一些早该忘却而未能忘却的往事	夏 衍 / 988
《野草》与中国现代散文诗	孙玉石 / 1003
四十年代中期的上海文学	唐 弢 / 1021
五四时期小说中的知识分子形象	赵 园 / 1038

- 《呐喊》《彷徨》综论（上篇） 王富仁 / 1062
- 《呐喊》《彷徨》综论（下篇） 王富仁 / 1079
- 论“二十世纪中国文学” 黄子平 陈平原 钱理群 / 1102
- 辛亥革命时期至五四时期我国文学的变革 刘 纳 / 1118
- 胡风与卢卡契 艾晓明 / 1142
- 预言与危机（上篇）
- 中国现代历史中的“五四”启蒙运动 汪 晖 / 1165
- 预言与危机（下篇）
- 中国现代历史中的“五四”启蒙运动 汪 晖 / 1178
- 现代作家的存在探询（上）
- 存在主义与中国现代文学 解志熙 / 1199
- 现代作家的存在探询（下）
- 存在主义与中国现代文学 解志熙 / 1222
- 佛学与中国现代作家 谭桂林 / 1235
- 老中国土地上的新兴神话
- 海派小说都市主题研究 吴福辉 / 1256
- 认识老舍（上） 樊 骏 / 1276
- 认识老舍（下） 樊 骏 / 1296
- 论穆旦与中国新诗的现代特征 李 怡 / 1319
- 解读文学所 杨 义 / 1334
- 有声的中国
- “演说”与近现代中国文章变革 陈平原 / 1361
- “社会改造”与“五四”新文学
- 作为一个整体的研究视域 姜 涛 / 1400

第四卷

当代文学

- 关于诗歌形式问题的争论 何其芳 / 1421
- 谈《创业史》中梁三老汉的形象 严家炎 / 1450

- 关于历史和历史剧
——从《卧薪尝胆》的许多不同剧本说起 茅 盾 / 1458
- 关于历史剧问题的争论 朱 寨 / 1491
- 特殊心态的呈示和文学经验的互补
——从当代中国文学的整体格局看台湾文学 刘登翰 / 1503
- 美丽的遁逸
——论中国后新诗潮 谢 冕 / 1517
- 当代西绪福斯神话
——史铁生小说的心理透视 吴 俊 / 1531
- 废墟上的精魂
——《白鹿原》论 雷 达 / 1546
- 九十年代：对当代文学史的挑战
——兼论当代文学史的时间、空间与观念诸问题 於可训 / 1566
- “当代文学”的概念 洪子诚 / 1578
- 试论当代文学史（1949~1976）的“潜在写作” 陈思和 / 1595
- 文学分期中的知识谱系学问题
——从“当代文学”的“说法”谈起 李 杨 / 1610
- 当代小说的叙事前景 谢有顺 / 1632
- 八十年代：话语场域与叙事的转换 南 帆 / 1646
- “1940”是如何通向“1980”的？
——再论汪曾祺的意义 罗 岗 / 1663
- 在历史的“阴面”写作
——试论《长恨歌》隐含的时代意识 陈晓明 / 1682
- 《心灵史》的历史地理图 程光炜 / 1704
- “传统潜结构”与红色叙事的文学性问题 张清华 / 1719
- 动荡年代里知识分子的“文化休克”
——从新文学史重构的视角重读《废都》 丁 帆 / 1742
- 学科视域下的当代文学史料及其基本形构 吴秀明 / 1760



现代文学



论巴金的小说

王 瑶

从一九二七年开始，巴金是在我们文坛上不倦地活动了三十年的作家。他给我们写出了许多激动人心的小说，塑造了一连串的引人向往的青年知识分子的形象，激发了青年人的热情和理想，引起了他们对旧制度的憎恨和对未来的憧憬。他不是那种冷静的客观的观察人生的作家，在他的作品里可以明显地感到作家的爱和憎的激情。他自己说：“我的生活是一个痛苦的挣扎，我的作品也是的。我的每篇小说都是我的追求光明的呼号。光明，这就是我许多年来在暗夜里所呼叫的目标，它带来一幅美丽的图画在前面引诱我。同时惨痛的受苦的图画，像一根鞭子那样在后面鞭打我。在任何时候我都只有向前走的一条路。”又说：“我只是把写作当做我底生活底一部分。我在写作中所走的路径和我在生活中所走的路径是相同的。”^①对于生活在同样痛苦挣扎中的人们，对于同样有追求光明渴望的读者，特别是那些富于热情和正义感的青年，巴金的作品像一位知心朋友的表白心曲的书信一样，那种激情迅速地感染和吸引了他们，引起了他们精神上的共鸣和对于人生道路的严肃对待的心情。

是什么力量推动作者这样不倦地进行创作呢？这由他的许多作品中可以看出，在作者自己的序跋和散文中也有说明。《灭亡》和《新生》的主角之一李冷是在“五四”之后上大学的，“即刻受了那逐渐澎湃起来的新思潮的洗礼。在他和妹妹的通信中，他常常和她讨论社会问题，介绍新书报给她，后来竟把他的思想也传染给她了”。而他的妹妹“李静淑接受了新思想以后，好像得到了生命力。热诚、勇气和希望充满在她的心中，她

① 《巴金短篇小说集》第一集：《写作生活底回顾》。

感到前面有一个不可思议的幸福在等待她，她要努力向它走去。她开始进入梦的世界中了”。其实不只《灭亡》和《新生》，他的《爱情三部曲》和《激流三部曲》，内容都是写青年人接受了“新思潮的洗礼”以后对于幸福的“梦的世界”的热烈追求的。著名作品《家》中的青年一代高氏兄弟就是这样，“五四”以后，觉新“在本城唯一售卖新书的那家店铺里买了一本最近出版的‘新青年’，又买了两三份‘每周评论’。他读了，里面一个一个的字像火星一般点燃了他们弟兄的热情。那些新奇的议论和热烈的文句带着一种不可抗拒的力量压倒了他们三个，使他们并不经过长期的思索就信服了”。“五四”的浪潮掀起了青年一代的热情和理想，也引起了他们对于旧的制度和生活的强烈的憎恨；《家》中就再三描写了吴又陵的“吃人的礼教”的说法对于觉民等人的成长所起的影响。像“五四”时代一般人的“只问病源，不开药方”一样，如果说他们的幸福的理想还是属于“梦的世界”的范畴，还只是一种热情和信仰的话，那么他们所憎恶和反抗的对象就非常之具体，因为这是他们在实际生活中所痛切地感受到的，而且直接阻碍着他们的前途和发展。作者在“激流”总序中说：“我的周围是无边的黑暗，但我并不孤独，并不绝望。我无论在什么地方总看见那一股生活之激流在动荡，在创造它自己的径路，以通过黑暗的乱山碎石中间。……具着排山之势，向那唯一的海流去。这唯一的海是什么，而且什么时候才可以流到这海里，就没有人能够确定地知道了。”光明的憧憬对作者和读者都是一种鼓舞，引起了他们反抗现实的热情和勇敢，但周围的无边的黑暗却不能不引起人们的沉思和悲愤；这里不只说明了作家从事创作的心情和态度，也说明了他的作品的生活的根源。他曾说：“我在生活里有过爱和恨，悲哀和渴望；我在写作的时候也有我的爱和恨，悲哀和渴望的。倘没有这些我就不会写小说。”^①当《家》里的觉慧看到瑞珏被迫搬到城外，其实是向死亡走去的时候，他没有流一滴眼泪。因为“在他底心里憎恨太多了，比爱还多。一片湖水现在他的眼前，一具棺材横在他的面前，还有……现在……将来。这是他所不能够忘记的。他每一想起这些，他的心就被憎恨绞痛着”。因此作者在《家》的后记中说这部作品是“我来向一个垂死的制度叫出我底‘我控诉’”。其实“我控诉”这句话是可以概括作者对旧制度憎恨的心情和他许多作品中的基本思想的。像“五

^① 《短筒》：“关于‘家’”。

四”以后很多的进步青年一样，它的真实意义就在于反封建的民主主义精神和同情被压迫者的人道主义精神，而这正是推动作者热情写作的动力。他说：“当热情在我的身体内燃烧起来的时候……许多惨痛的图画包围着我，它们使我的手颤动，它们使我的心颤动，你想我怎能够放下笔，怎么能够爱惜我的精力和健康呢？”^①他是严肃地把创作来当作一种革命活动，自觉地把它当作反封建的武器的；虽然他曾多次说明他并不满意于文学生活和自己在创作上的成就，多次表示要直接追求那个“比艺术更长久的东西”的心愿，但这种心情只能帮助读者更多地理解他作品中的精神。他说：“我的文章是直接诉于读者的，我愿它们广阔地被人阅读，引起人对光明爱惜，对黑暗憎恨。我不愿我的文章被少数人珍藏鉴赏。”^②这就使他的作品与一切所谓“为艺术而艺术”的作品绝缘，并使它的主要倾向与由“五四”开始的现代文学的主流取得了基本上的一致。他所热情憧憬的“梦的世界”给他的作品增添了乐观的气氛和浪漫主义的色彩，而由于他的大部分作品都有切身生活的感受和体验，这样就使作品的艺术成就有了比较可靠的保证。

当然，上面只是就主要倾向说的，他的作品中并不是没有矛盾的。他说：“爱与憎的冲突，思想与行为的冲突，理智与感情的冲突，理想与现实的冲突……这些织成了一个网，掩盖了我的全部生活，全部作品。”^③这些矛盾其实就是理想与现实的矛盾，或者说是爱与憎的矛盾；这些存在于作家自己的思想与生活中，也同样反映在作品中人物的性格上面。照我们上面的说法，这种矛盾是可以在认识上得到统一的，作家自己也有这样一种追求，但在各种作品中的表现却仍然是很强烈，而且是颇不一致的。对作品中这种矛盾的不同处理是与作家自己的创作构思以及作品的艺术效果密切联系着的，这就需要我们加以比较详细的论述。

他小说中那些正面的人物所追求的是些什么呢？用作者的话说：“他们所追求的都是同样的东西——青春，生命，活动，幸福，爱情，不仅为他们自己，而且也为别的人，为他们所知道，所深爱的人们。”^④被压迫人民追求合理生活的愿望是理想，也是爱的出发点；这当然就会在现实社会

① 《生之忏悔》：《灵魂的呼号》。

② 《生之忏悔》：《灵魂的呼号》。

③ 《生之忏悔》：《灵魂的呼号》。

④ 《巴金短篇小说集》第一集：《复仇集》序。

中看到是甚么力量阻碍着这种追求的实现，就当时的中国说，当然是帝国主义与封建主义。这是现实，也是憎的对象。作者在他的作品中当然也写到这一面，短篇集《神鬼人》序中说：“压迫，争斗，倾轧，苦恼，灾祸，眼泪……在我的周围就只有这些东西。我看不见一张笑脸，我就只听见哭声。”这也就是他所说的“一切旧的传统观念，一切阻碍社会的进化和人性的发展的人为制度，一切摧残爱的努力，它们都是我的最大的敌人。”^①理想与现实，爱与憎，这当中自然是有很大距离的；这个距离其实就是一部人民民主革命的历史。但作者所谓“矛盾的网”却往往在人物的心理和性格发展上占着很重要的地位，而且不同的处理往往影响着作品的成就，这当然是和作家自己的思想情绪有联系的。短篇小说《光明》中所写的青年作家张望在创作上的矛盾痛苦的心情，不能不说是作者自己某一时期的心情的反映：“他和他底主人公一样不断地追求光明，追求人间的爱，而结果依旧是黑暗与隔膜。”于是这位作家就慨叹自己不过是“将苦恼种植在人间罢了”。作者自己也曾经说过类似的话：“说把纸笔当作武器来攻击我所恨的，保护我所爱的人；而结果我所恨的依然高踞在那些巍峨的宫殿里，我的笔一点也不能够摇动他们；至于我所爱的，从我这里他们也只得到更多的不幸。这样我完全浪费了我的生命。”^②这就是矛盾，他自己的和他作品中的许多主人公的；而且这也是属于那个时代的知识青年中的一种典型的性格。虽然这种想法并不正确，但这种心情却不只是善良的、正直的，而且也是容易理解的。这就使他的作品带有了忧郁性，有时候也流露一点孤独感。作者自己曾说他“自小就带了忧郁性”，又说“我的孤独，我的黑暗，我的恐怖都是我自己去找来的”。^③在《灭亡》序中他说，“我一生中并没有得着一个了解我的人！”这种情绪也表现在他许多作品中的人物形象身上，特别是《雨》和一些短篇。《雨》中的吴仁民说：“我永远孤独的，热情的。”“在热闹的群集中间他常常会感到孤寂。”这种忧郁性和孤独感虽然作者归因于一种性格，但这自然是那些为“五四”浪潮所觉醒而还没有和群众结合的青年知识分子的一种不健康的情绪。不过这种忧郁性在他的作品中并不占主要地位，流露在他作品中的激情主要还是鼓舞人去热爱生活的，而并不是顾影自怜式的抒情。这是因为作者自己也在

① 《巴金短篇小说集》第一集：《写作生活底回顾》。

② 《巴金短篇小说集》第二集：跋。

③ 《爱情三部曲》：序。

矛盾中，他随时努力在克服这种情绪；而且他对将来的光明是从不怀疑的，因此在许多地方就给作品带来了乐观主义的色彩。他说：“我个人的痛苦，那是不要紧的。当整个人类底黎明的未来，在我前面闪耀的时候，我底个人的痛苦算得什么？”^① 他用对将来的信仰来鼓舞自己，也从友谊或爱情中得到欢乐。他回忆在他十五岁时“立誓献身的一瞬间”，就“并不觉得孤独，并没有忿恨”。^② 因此在他的作品中写到了许多人的献身（《灭亡》、《新生》、《爱情三部曲》等），他并且以为这是用信仰来征服了死。在《秋》的序中， he 说是友情使他“听见快乐的笑声”，“洗去这小说底阴郁的颜色”。他以为使他有勇气在矛盾和痛苦中挣扎的，就是信仰与友情。在“《爱情三部曲》作者的自白”中他说：“没有信仰，我不能够生活；没有朋友，我的生活里就没有快乐。”照我们的理解，所谓信仰与友情其实就是思想比较接近的一些青年人的互相鼓舞，和对于将来光明的一种朦胧而坚定的信念；那根源其实还是由于对旧制度的憎恨来的。这并没有从根本上冲破那个“矛盾的网”，因此心情上仍然充满了苦痛；而所谓“献身”虽然是勇敢的，却不只并不一定是必要的（有时且带来不好的后果，如“电”中敏的死），而且也不是解决矛盾的正当方法，因为解决矛盾正是为了要生活。不过这种思想毕竟使他作品中的阴郁性不占主要地位，而带有了乐观主义的色彩。在作者思想感情中既存矛盾，自然也会影响对各种作品中人物形象的不同处理和写作上的不同的方法。大体上说，当小说的构思主要植根于作者的经历与体验的时候，作品就深厚一些，光彩一些。而当有些作品的构思过多地宣泄了作者的情绪和思想的时候，虽然那也可以感染一些带有类似情绪的读者，但就不能不给作品带来一定的损害了。这种情况是比较复杂的，必须就具体的作品来说明。但总的说来，作者对待创作的态度是非常严肃的，爱憎极其分明，他是努力使文学作为革命的武器的；而且事实上他的作品也在中国人民民主革命的过程中发生了很大的启蒙作用。

二

巴金多次表示不满意那些连“安那其”（无政府主义）是甚么都弄不

^① 《巴金短篇小说集》第一集：《写作生活底回顾》。

^② 《雾》：《爱情三部曲》作者的自白。

清楚的人来批评他小说中的“安那其”。这种不满是有理由的，倒并不一定在于批评者对于“安那其”的理解的程度。第一，小说是一种文艺创作，它的来源是生活，虽然与作家的思想有很密切的联系，但它绝不可能完全等同于某一种社会政治思想；第二，如巴金自己所说：“我虽然信仰从外国输入的‘安那其’，但我仍还是一个中国人，我的血管里有的也是中国人的血。有时候我不免要站在中国人的立场上看事情，发议论。”^① 我们看问题不能过于简单化。作者信仰“安那其”，对作品自然不可能没有影响，在某些人物性格的塑造上和作品的思想倾向上，这种影响是存在的，虽然在不同的作品中也有不同的表现。但作为一位中国现代作家，如他所说，他有“中国人的立场”，他对生活中的爱憎是受着具体的时代环境的制约的。单纯的对一种社会思想的信仰不可能写成小说，他必须在生活中有所感受。如前所说，他的思想主要表现为对旧制度的憎恨和对光明未来的追求，他小说的题材主要来源于现实生活，那么，在“五四”以后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的社会环境下，他作品中主要的思想倾向自然表现为反帝反封建的民主主义精神。这也是他对待生活和对待创作所采取的态度，这与他所宣称的信仰是既有某种联系而又并不一致的。

早在《灭亡》序中，作者就称巴尔托罗美·凡宰地为“先生”，并翻译过他的自传“一个无产者生活的故事”。一九二七年八月，这位“先生”被烧死在波士顿查尔斯顿监狱内的电椅上，这件事给了巴金以很深的影响。在好几处地方他都谈到过这件事，说他自己是在重读着凡宰地写给他的“两封布满了颤抖的字迹的信”以后才把《灭亡》写完的。^② 他称赞这位“先生”是“全世界良心的化身”；^③ 在小说“电椅”里，作者对凡宰地的牺牲更作了充满悲愤情绪的诗意的描述。但即使这样，他仍然宣称：“为了爱我的‘先生’，我反而不得不背弃了他所教给我的爱和宽恕，去宣传憎恨，宣传复仇。”^④ 这就是说他的思想和行动主要仍然是从现实出发的，他要不倦地追求合理的生活和充实的生命。他认为“那些杀身成仁的志士勇敢地戴上荆棘的王冠将生命当作敝屣，他们并非对于生已感到厌

① 《火》第二部：后记。

② 《巴金短篇小说集》第一集：《写作生活底回顾》。

③ 《巴金短篇小说集》第一集：《我底眼泪》。

④ 《灭亡》序。

倦，相反的，他们倒是乐生的人。”^①这说明从他的开始创作起，对于劳动人民的解放和享有合理的生活就是他所追求的目标，而在当时的黑暗的中国，他所看到的现象却都引起了他的憎恨，虽然他对前途是抱有坚强信念的人。这样，反对社会黑暗的民主主义精神和同情被压迫者的人道主义精神就自然成为他创作中的主导倾向，因而这些作品也就与我们现代文学的主流保有了基本上的一致。

他对民主主义本来是很醉心的。他曾读过许多关于法国大革命的书，而且以他自己的理解，用富有感情的笔触创作了短篇集《沉默集》中的几篇描写法国大革命的小说。当他在博物馆中看到马拉被刺的故事以后，他说：“一百数百年前的景象激起了我脑海中的波澜，我悲痛地想起当时的巨大损失，我觉得和那些在赛纳河畔啼饥号寒的人民起了同感。”于是启发他写出了短篇《马拉的死》。他说写这样的作品“既非‘替古人担忧’，亦非‘借酒浇愁’。一言以蔽之，不敢忘历史的教训而已。”^②他所谓“历史的教训”简单地说就是“凡为人民所憎恨的党派是必然会败亡的”。^③他对马拉特别赋予同情，就因为他以为当时“最为有产阶级和反动分子憎恨的就是所谓‘人民之友’的马拉……在当时的革命领袖中深得下层阶级敬爱的，就只有他一个”。他坦白地说他“是一个马拉的崇拜者”，而且对资产阶级的历史家称马拉为“疯子”非常不满，他认为“在巴黎人民的心中，他永远是一个最仁爱的人”。^④我们并不打算在这里作历史人物的评价，我们只在说明，巴金的所谓“历史的教训”显然是联系到中国民主革命的实际的。他会说：“我们都是法国大革命的产儿，都是在它的余荫之下生活，要是没有它，恐怕我们至今还会垂着辫子跪在畜牲的面前挨了板子还要称谢呢！”^⑤这里他对中国资产阶级领导的辛亥革命结束了帝制一事给予了很高的评价，但这个革命从反封建的历史任务来看其实是失败了；作者对此感触很深，因此他才要接受“历史的教训”，才以他的作品对旧制度提出那样激动的“控诉”！对于卢骚也是一样，他曾多次地抒发了他在巴黎卢骚铜像面前的崇敬的和要求战斗的感情，认为卢骚永远是他

① 《梦与醉》：《生》。

② 《沉默集》序二。

③ 《巴金短篇小说集》第二集：《法国大革命的故事》。

④ 《黑土》：《马拉、哥代和亚当·鲁克斯》。

⑤ 《巴金短篇小说集》第二集：《法国大革命的故事》。

的“鼓舞的泉源”。并且说：“在我的疑惑、不安的日子里，我不知有若干次冒着微雨立在他的面前对他申诉我的苦痛的胸怀。”^① 我们知道作者的疑惑、不安主要是产生于生活中的现实与理想的矛盾，那么他所希望得到的鼓舞正是民主主义的斗争力量。他致力研究法国大革命史，可以说是他“向西方找真理”的一个步骤，目的正是为了给中国的民主革命寻求道路的。他说：“我在许多古旧的书本里同着法俄两国人民经历过那两次大革命的艰苦的斗争，我更以一颗诚实的心去体验了那种种多变化的生活。我给自己建立了一个坚强的信仰。”^② 他的所谓“坚强的信仰”就是前面所说的“安那其”，这种社会思想是发生于西方民主革命之后的，而在中国的现实条件下他就不能不首先向旧制度反抗，并自然地投身于反帝反封建的民主革命的洪流。当然，这种思想仍然是属于资产阶级范畴的，但在中国的新民主主义革命时代，特别是在作品中通过形象所具体表现出来的思想倾向，就不能不是鼓舞人们去反抗现实，追求合理的生活；因而也就和现代文学的主要特征——反帝反封建的精神取得了基本上的一致。

《雷》（《电》的附录）里面的革命青年德说：“影，告诉你，我看见多一个青年反抗家庭，反抗社会，我总是高兴的。”这几句话正表现了巴金小说的主要精神。在《春》里面，引起淑英思想开始变化的是新出的杂志和西洋小说；“在那些书里面她看见另外一种新奇的生活，那里也有像她这样年纪的女子，但她们底行为是多么勇敢，多么自然，而且最使人羡慕的是她们能够支配自己的命运，她们能够自由地生活，自由地爱，和她完全两样。”而琴对她的鼓舞的话是：“旧礼教不晓得吃了多少女子。梅姐、大表嫂、鸣凤；都是我们亲眼看见的。还有蕙姐，她走的又是这条路，……不过现在也有不少的中国女子起来反抗命运，反抗旧礼教了。她们至少也要做到外国女子那样。”我们知道琴和淑英都是背叛了封建大家庭而走上新的道路的青年，在这里，不管外国女子的生活实质上究竟是怎样，但它对于琴和淑英她们所发生的实际影响却是鼓舞她们去反抗家庭，反抗旧礼教的。沿着这条道路坚强地走下去，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代的中国，她们是完全可以走上一条与那些为她们所景慕的外国女子全不相同的新的道路的；虽然这还须经过不少的曲折与崎岖。对于这些青年人来说，

① 《黑土》：《马拉、哥代和亚当·鲁克斯》。

② 《爱情三部曲》：序。